

密营

■ 童村

了。她的目光越过准星,突然看到一只小豹子从一旁的草里走出来。那只小豹子太小了,就像是一只得了软骨病的羊羔子一样,一步三晃地总是站不稳。

它一定是那只豹子的孩子了。她想,它可真是一个可爱又可怜的孩子。望着那只小豹子,她又想,如果我把那只豹子打死了,它以后怎么活下去呢?她的心里像翻江倒海一样,想着想着,就慢慢把枪收了回来。

可是就在这当儿,枪却响了。“砰”的一声,把她吓了一跳。那只豹子还没来得及叫唤一声,就应声倒了下去。小豹子慌忙地站在那里,看着倒在地上的妈妈,实在搞不明白,为什么它突然一下就站不起来了。它开始呼唤它,声音凄切地呼唤它。很快,它就看到有一群人从身后的坡地上跑上来,一边跑着,一边兴奋地喊着什么。

这时,她听出了这是日本人的声音,一颗心旋即又提了上来。后来,她看到,那些人跑到那只豹子倒下的地方,把它从那片被血染红的草里拾起来,和那只被眼前景象吓坏了的小豹子捆在一起,头也不回地抬走了。

那声枪响,让宁满昌突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。他努力挣扎着身子,半晌才从地上坐起来。之后,他就像一个开始学走路的孩子一样,一寸一寸挪向洞口。

春色哗啦一下涌了过来,险些把他撞个跟头。咬牙坚持着再次站稳之后,他抬眼看到,杨贵珍怀里抱着那只水罐,已经快要来到洞口了。

“怎么了?”宁满昌小心地问道。杨贵珍听到声音,抬头见他站在那里,不觉怔了一下,紧接着,她就向前紧走了几步。水罐里的水花溅了出来,把她的衣服打湿了。“老宁,你终于能走了……”她说。她实在抑制不住心中的惊喜,眼里的泪花子,一下涌了出来。

他说:“我听到了枪响,到底怎么了?”“他们又来了。”少顷,她说。他知道“他们”是谁。从上个冬天开始,日本人的讨伐队,天天在山里转,他们纠集了一批又一批的山林队、“靖安军”,采取梳篦山林的策略,封锁了每

一道进出山林的路口,妄想以此将抗联队伍一网打尽。那些人真是心狠手辣,他们发现一处密营,就烧毁一处。那些抗联的伤病员们,很快就连一处藏身的地方都没有了。无奈之下,为了跳出敌人的包围圈,打通与外界的联系,两个月前,抗联队伍不得不翻山越岭走上西征的道路。

可是,他做梦都没有想到,西征路上的第一仗,自己腿部就中弹负伤了。他再也不能跟着队伍一起西进了。但他不能,就连杨贵珍也不能了。后来,他们就来到了这座密营。

一天又一天,到现在,两个月过去了。这两个月可真是漫长。起初的那些日子里,宁满昌的情绪一直不好。他的伤口很疼,疼起来的时候,他把脸背向杨贵珍,眉头拧成一个疙瘩。杨贵珍束手无策,泪眼婆娑地望着他。他见她那样,心软了一下,但是接着还是怂恿她,说:“我的伤好不了,站不起来了,会拖累你一辈子,会一直把你拖死的,所以,你不如早一天……”杨贵珍不答话,默默地坐在那里。

为了宁满昌尽快好起来,她必须经常离开密营,跑到山林深处,把一些老鸱眼树皮扒下来,然后熬成膏药,敷到他的伤口上。这种树皮,治疗枪伤效果很好,这让他慢慢地对后来有了信心。

宁满昌的伤渐渐好了起来,可他的话却越来越少了。杨贵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,故意没话找话地问他:“老宁,等把日本子赶跑了,东北解放了,你最想做什么?”

宁满昌想想,又想想,笑了笑,说:“想做的事情太多了,可我哪样都没想好呢!”

杨贵珍嗔道:“那你再好好想想。宁满昌想啊想啊,还是没有想出来,扭头问她:“那你呢?”

杨贵珍歪个脖子,说:“你猜。”“我哪里能猜得着?”宁满昌又笑了笑,说:“脑袋长在你们头上。”

杨贵珍愁不住了,爽快地说:“我不像你,我早就想好了。我喜欢孩子,等打完了日本子,我要为你生一大群孩子。以后小日本子再敢欺负咱,咱就让孩子们打他!”

杨贵珍的话,着实把宁满昌逗笑了。射击指令,他举起指挥旗下达口令:“全连注意,101号目标……三炮一发,放!”随即挥下指挥旗。三炮瞄准手瞄准,三炮长就近指挥:“三炮注意,一发装填,三炮注意,预备,放!”基准炮三炮首发试射。

前沿指挥所传来消息:命中目标!全连各门火炮根据基准炮数据,迅速进行射击修正,各炮班准备就绪,全连进行第一轮集中射击。李连长声音洪亮地再次下达口令:“全连注意,101号目标……一发装填,放!”地动山摇般的炮声响起,炮口火光冲天,巨大的后坐冲击力将附近的沙石冲起,瞬间间飞沙走石。弹着点在101号目标区的圈子里升起一道道烟柱,目标瞬间被摧毁。

一轮射击过后,又一轮射击开始。基准炮瞄准射击的指令下达后,炮阵地静悄悄的,只有风呼啸而过,雨渐渐大起来。三炮长报告“炮弹未击发”,这是演习时的紧急情况,必须即刻处理。按照处理程序,李连长立即命令大家退后。话音未落,三炮瞬间击发。李连长扑向炮长,震耳欲聋的炮声响起,后坐冲击力掀起的沙石叮叮咚咚地打在钢盔上。等沙石落尽,烟尘散去,大家拍拍身上的土站了起来,只有李连长还死死地趴在炮长身上。炮长抱着李连长翻过身来,旁边的战友也忙探身查看,这才发现李连长已经昏迷,手臂也在流血。炮长拿起来对讲机嘶声大喊:“有人受伤,需紧急救治!有人人受伤,需紧急救治!”

医疗保障队接到急救信息,急救车向炮阵地疾驶而来。安夏跳下车后,看到躺在地上的李连长,强忍着泪水,立刻对他进行心肺复苏。吹气两次,胸部按压五次,几轮心肺复苏做完,李连长没有任何反应。

风越刮越急,雨在风的漩涡中变成了雪,铺天盖地地砸了下来,很快整个高原变成了白茫茫的琉璃世界。安夏在李连长胸口猛捶两拳,又做了一轮心肺复苏,李连长竟奇迹般醒了过来。他看到安夏,嘴角轻轻扯出一个微笑……

过了一会,雪渐渐小了,雾气慢慢散去。一道绚丽的彩虹渐渐显露,从山谷两侧的山脚升起,横跨在这一片无名的谷地上。

演习开始,李连长接到前沿指挥所

了,他一边捂着伤口一边说:“行,我答应你,就让你给咱生一大群孩子,让他们天天像小鸟一样围着你叽叽喳喳打转转……”

“难道你就一样都没想好?”杨贵珍仍不甘心,继续问他。

宁满昌犹豫了好大一会儿,终于说道:“贵珍,我想吃酸菜馅的饺子了。”

杨贵珍感到鼻子一酸,眼睛一下子又湿了。这天夜里,杨贵珍做了一个梦。她梦见了那只小豹子,在溪边的草地上又蹦又跳。太阳从东方的山峦上升了起来,把一道道金色的光芒洒在它缎子般光滑的皮毛上。可是,就在它把头探向溪流,将要炊火一番的时候,她忽然发现一支黑洞洞的枪口,从不远处的一片草从里伸了出来。看到那支枪口,杨贵珍惊出了一身的汗水,接着,她一边着急地扯着嗓子大声喊叫着不要开枪,不要开枪,一边不管不顾地扑了过去……

宁满昌使劲拉了一下她的胳膊,把她拉醒了。

宁满昌一直睡着。杨贵珍坐起身子,说:“我又做噩梦了,我梦见那只小豹子了。”

宁满昌没有说话。杨贵珍说:“再说会儿话吧!”

过了一会,宁满昌才说道:“贵珍,咱们去找部队吧!咱不能再在这里待下去了,你看,我的伤已经好了。我已经想好了,明天咱就走!”宁满昌的话很坚决。

杨贵珍望着他,不无担心地问道:“老宁,你真的能走?”

宁满昌咬着牙,嘴里蹦出了一个字:走!

天要放亮的时候,杨贵珍搀着一瘸一拐的宁满昌,终于离开了山缝里的那座密营。这时,山里的风已经开始凉起来了。她想,再过上一些日子,山上山下就是白茫茫的一片了,下雪天一到,抗联的日子就更难熬了。

他们就一步一步头也不回地往前走。两个人谁也说不上,他们到底能不能顺利地找到自己的队伍。山林里到处充满了危险,而前方等待着他们的又是什么呢。但是,到这时为止,他们都已经做好了最后的准备。

春天到了,营房旁的梧桐树上一群麻雀上蹿下跳,叽叽喳喳很是烦人。班长站在桌子旁,眼睛盯着窗户外面,好像在分辨麻雀跳到了哪根枝丫上。

“你不打算去疗养了?”班长转身打破了这份宁静。

“嗯。”说话间我抬头望向班长,见他嚼了嚼腮帮子,叹了口气。

“你必须去!”班长顿时提高了分贝。

“团里马上就要组织岗位练兵比武竞赛了,我想跟你一起报名!”我往前走了两步,盯着班长,等待着他的妥协。

“前期执行驻训任务,你已经够辛苦了。”班长皱起眉头,刚落下的屁股从床上弹了起来,扭头看向窗外。我一时不知如何接话。

沉默了一阵,班长把桌上的疗养介绍递给我:“据说比武竞赛要推迟,你先把身体养好,时间来得及。”听到这话,我将信将疑地接过介绍。

“放心去吧,比武竞赛肯定少不了你。”班长说完笑着出了门。我看了一眼手里的介绍信,抬头时发现一只麻雀落在了窗台上,可爱极了。

出发那天,车子缓缓起步,班长发来信息:你安心疗养,捍卫连队的荣誉还有我们。

出营门时,朝阳从一层灰蒙蒙的云雾里挤出。远处连队官兵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入训练场,队伍的班长朝着车的方向,笑着挥了挥手,一时间他的身上洒满了阳光。

兵故事

用文学抵达真实

那天傍晚,杨贵珍拨开洞口的矮树丛,小心翼翼地从小洞里走出来。她十分警惕地看了一下四周,确定已经很安全了,这才抱着一只水罐,紧贴着崖壁向溪边走去。

密营很小,很隐蔽,在长满野葡萄藤的断壁与一片茂密的杂树之间,就像是被风吹落在山中的一颗干瘪的果子,很难被人发现。而那条小溪,就在密营百步开外的地方。正是秋天,满山遍野的树叶和藤叶都已经变了颜色,红红黄黄的,仿佛被谁胡乱涂抹了一层油彩。

快要走到一半的时候,杨贵珍突然站住了。

她听到了一个陌生的声音。那声音随着一缕若有若无的晚风,从不远处的小溪那边传过来,一阵儿踌躇,一阵儿儿急迫。这让杨贵珍警觉起来,忙摘下背上的那支马枪,紧张地伏下身去。

循声望去,杨贵珍很快就看到了一个影子,不觉吃了一惊。与此同时,那支马枪的枪口已经指向那里了。此刻,那影子就躲在溪边茂盛的草丛中,伸长脖子,把整个头颅探向了水面。

到底是什么?杨贵珍不禁有些疑惑。

就在这时,那个影子猛然间抬起头来,抖了抖唇边的水滴,回过头去叫了一声。就是那声叫,一下把杨贵珍逗笑了,这才看清,原来是一只豹子。

她已经半个月没有吃上一粒粮食了。她没有吃的,老宁也没有。她没有吃的倒没有什么,她可以吃野果子,吃树叶和树皮,但是,老宁不能只吃这些。老宁是她的丈夫,现在就躺在密营里。

那只豹子来得可真是时候,她想,她和老宁两个人,很快就能享受到这顿天赐的美味了。不过,他们都应该节省着点儿,三顿一顿顿省光了,以后就更不好办了。

她一边这样想着,一边向那只豹子瞄准了。她开始数数,她要在数到三的时候,把其中的一颗子弹射出去。

但是,她只数到了一,就数不下去

本版插图:李振版式设计:贾国梁

波纹

■ 郑茂琦

《密营》中的杨贵珍是东北抗联“八女投江”中的一位。作家童村没有把笔锋瞄向战斗场面,而是转向杨贵珍的生活情感,故事充盈着东北山林的气息,清新而朴素。他的比喻颇具表现力,密营“就像是被风吹落在山中的一颗干瘪的果子”,把密营的小和隐蔽写得十分传神。文中,杨贵珍和宁满昌的对话更是朴实无华,没有一句高谈阔论。短篇作品虽然不能完整呈现时代大潮中的滔天巨浪,但可以表现它周围漾开的明亮波纹,从而更加映衬出巨浪的力量。

写短篇故事的关键在于凸显内核。内核,是故事中最重要、最特殊的部分,也是与整个故事发展最有关的部分。作家孙犁认为,作者应该“突出它,反复提示它,于是使这些部分,从那个事物上鲜明起来,凸显出来,发亮射光,照人眼目”。小豹子的故事就是文章的内核,焕发着崇高的人性美,也是作品里最能打动人心

的地方。必有所信,方能远行。红色故事是坚定官兵理想信念的宝贵资源,绽放着永久的魅力,始终鼓舞着共产党员迈向新征程、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。



军营新传

时鲜的军旅故事

奔赴高原驻训半年了,按理说早该度过不透明,但王宏涛却突然得了高原肺水肿。

在某团任副政委的王宏涛,一直在海拔比珠峰大本营还要高的点位驻训。这个点位,比车辆能到达的极限位置还要多4公里多,中间还横亘着一座雪岭。上山的路只有几条官兵踩出来的小路,坡面又遍布碎石细沙,官兵不负重攀登都要走一步滑半步,负重状态下就得手脚并用地上爬。

王宏涛带官兵上山时,还是夏季。随着冬季来临,山上的气温变得一天比一天冷,之前带的双人棉帐篷根本顶不住严寒,团里决定把班用棉帐篷和炉子弄上山。但需要的帐篷总数不少,墙围、骨架、炉子的重量也都不轻,全靠背人扛太难实现了。

团里联系到了当地的一支骡马队。这个骡马队由当地藏族民兵组成。得知要帮部队运送物资,民兵们很积极。但是没过几天,任劳任怨的本地藏马却受不了了。最后两天,场地上出现了这样一幕:只要民兵去马场选马,之前上过山的骡马就四散奔逃,等民兵走了才敢回到马群。看到这种情况,官兵就开玩笑说:“这是给马儿埋下心理阴影了。”

王宏涛是在最后一顶班用帐篷搭成后才住进去的。也许是心中的石头落了地,也许是白天搭帐篷时出了一身汗被风吹着了,那天晚上,王宏涛的头突然疼了起来。这种症状要是发生在刚上高原那会,王宏涛肯定会重视。但现在,他认为缓缓就会没事,毕竟上山这么久了,身体早适应了。

第二天早上,王宏涛竟发起了高烧,还咳血痰。

“高原肺水肿!”随队军医过来一瞧就明确诊断。身边的官兵都慌了,在这待过的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如果不及救治,将会危及生命。

军医赶紧给王宏涛喂了药,并向团领导汇报。指定好临时负责人,3名官兵扶着王宏涛下山。但病情发展得太快了,刚开始还能几步一歇地走着走着。

生命的海拔

■ 赵治国

但没过多大会儿,王宏涛就感觉每迈一步都有种窒息的感觉。眼巴巴地看着山腰上那块平常走几步就摸到的大石头,他们走了半小时还没下到那个位置。

“如果我出了意外,请转告我的家人……”在这座高耸入云、连鸟都飞不上来的雪山上,王宏涛喘着粗气,断断续续地向战友交代遗嘱。3个铁打的汉子一边哭成泪人,一边轮换着背王宏涛。

没过多久,闻讯赶上的民兵骡马队,在半山腰与他们碰面。此时的王宏涛,脸已经变成了青紫色,连骑马的力气都没有了,只能趴在马背上。几个小时,他们总算下了山。山路尽头,早已待命的卫生连军医冲过去,用担架把王宏涛抬上救护车。幸好,医院医生应对肺水肿这类突发高原病相当专业,当晚就控制了病情。

“回驻地负责留守工作如何?”在另一个点位负责工作的团政委专程下山来医院看王宏涛。

看着政委干裂的嘴唇和黝黑脱皮的脸色,王宏涛坚决不同意。“团里的干部一个萝卜一个坑,全部分散在高海拔点位,这个时候我要是回驻地,就是逃兵。”王宏涛激动得直咳嗽。

“骡马都不愿意上山,你咋就不知道害怕呢?下一次你的运气未必这么好。”

王宏涛一个劲儿说,这个病来得快去得也快,自己已经没事,甚至叫来主治医生证明。

果然,王宏涛一出院就返回了驻训地,在4000多米的“低海拔点位”适应了一周,就又奔赴山巅。



■ 宋鸿雁

风暴后的彩虹

那一年年初,参演部队在昆仑山脚下集结,经过一个月的适应性训练后,越过昆仑山口,继续向更高程挺进。

部队到达指定区域,这里海拔5000多米,离雪线非常近。实弹演习的前一晚,炮兵连连长来看随从保障的护士安夏,她正低头学习《应急救援手册》。李连长拿过书来翻看着,调侃道:“应急救援知识不都在你脑子里吗?高材生还需要挑灯夜读?”

安夏夺回书,认真地说:“我是第一次参加实弹演习保障任务,心里有些焦虑,演习场上时刻都有危险,熟悉应急救援手册,就可以应急。”

李连长也严肃起来,郑重地看着安夏:“其实我心里也有些焦虑,父母把宝贝孩子送到部队,我有责任照顾好他们。”

李连长要走,安夏送他出帐篷。李连长转身嘱咐安夏:“明天是一场硬仗!你们保障时不要离炮阵地太近。”

安夏没吭声,微微点了下头。夜空繁星满天,越发衬着山的高大巍峨。

实弹演习当天,昆仑山的风把天上的云雾吹得急速变幻,山顶的积雪仿佛也飞了起来,和云雾连在了一起。空中渐渐有了斜斜的小雨丝,打在脸上冷冷地疼。此次演习代号叫“高原风暴”,不过看情形,一场真正的高原风暴即将到来。

演习开始,李连长接到前沿指挥所

故事兵阵

长征

第5129期